

从“乌合之众”到“笑傲江湖”

——读《辩论我最强》

□ 合肥 薛贤荣

许诺晨校园小说新作《辩论我最强》是一本文学性与可读性俱佳的好书。这本四五万字的小说给我的第一阅读感受是：一旦打开，便难以释卷，它的故事引人入胜，令人产生强烈的阅读愿望和审美期待；而读完之后，便如同享受了一顿精神大餐，通体舒泰。

可读性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，校园小说更应如此。少年读者对枯燥的故事本能地产生抗拒。许多儿童小说家为了增加小说的可读性，吸引小读者眼球，常在校园小说的旗帜下，有意宕开笔墨，把主人公引出校园，让他们在社会上历险，或在自然界探险，以其奇特的历险或探险经历吸引小读者关注。严格地说，这已不属于校园小说了。校园小说中另一种“抓眼球”的方式，是把学校写成江湖，有团伙，有恩怨，有义气，有初恋。这样写来虽然热闹，但格调趣味不够高雅，不是合格的校园小说。

《辩论我最强》是真正的校园小说。它的情节、人物活动，全都发生在校园内，或与校园密切相关。小说中呈现的校园生活，普通、平凡，既不轰轰烈烈，又不离奇古怪。它的魅力完全来自于浓郁的文学性，来自于作者圆熟的创作技巧。

许诺晨汲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成功经验，熟练运用了意外、突转、伏笔、发现、铺垫等一系列写作技巧，极大提升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。“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”的事，几乎贯穿全书，在小贝老师、邓等等、左拉拉等身上都反复出现，使整个故事波折不断、惊喜不断，非常好看。甚至在小说结尾处，作者还特意留下一个大大的悬念：谁才是辩论大赛最终的赢家？本来评委已经打了分，张校长只要当众宣布即可揭晓，可是，他却把那张小小的纸条揉了揉，扔进了纸篓，然后宣布：“你们每个人，都是比赛的赢家！”没有答案，却又是最完美的答案。故事结束了，但余音绕梁，发人深思。

作者在人物塑造上是下了大功夫的。作品中出现的左拉拉等人物，在作者的其他小说中都出现过，读者对他们都已有所了解，但在新的故事中，还是给读者留下新的印象。校园小说中的少年形象，由于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，必定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，如何将他们区别开来，始终考验着作家的功



底。当然可以通过外在的因素如相貌、服饰加以区分，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，关键要在性格上加以区分。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，是特定环境中的人物行动和语言。而在作家心中，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性格，其实早已心中有数。

许诺晨通过左拉拉之口说：“我看到了邓等等的执着，蒋美丽的激情，董咚咚的勇敢和欧阳圆圆的努力……”这种通过某一人物之口，用一句话概括其他人物性格的方式，很独特，很有意味，同时也很准确。以邓等等为例，这个人物个性强、反差大，令人难忘。“执着”，的确是他最核心的性格特征。他的“执着”是如何体现的呢？他的家庭条件不好，身体也不好，语言表达能力不强，还不自信。他所在的“乌合辩论队”的队友们一直担心他拖后腿。随着故事的发展，表象渐渐隐去，他的另一面开始显现，“贫穷的物质生活并不妨碍他精神上的富有，他有爱好，有热情，也时刻准备着为这爱好和热情付出。”他想找几本关于辩论的书看看，提升自己，苦于没钱买，就到夜市去给书商搬书，以出卖劳力为代价换取想看的书；他搜寻电视节目中辩论的场面，细细观看认真揣摩；他认真记笔记，寻找对手的破绽，以便关键时给予对手决定

性的一击！这些“笨功夫”“死功夫”助他一战成功，也就是说，“执着”，正是他克服一切不利因素最终实现理想的利器。果然，四辩时间一到，邓等等大步上台，妙语连珠，警句迭出，大放异彩，在一片欢呼声中拔得头筹。

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，采用了多幅笔墨。塑造其他人物形象时，较多用的是相互比较的方法，让人物做符合自己性格的事，说符合自己性格的话。金圣叹在评析古典名著《水浒传》时，对成功的人物形象提出如下要求：“人有其性情，人有其气度，人有其形状，人有其声口。”《辩论我最强》中的人物形象，基本上符合这个要求。

小说对语言有极高的要求。王林博士在评析许诺晨“小英雄系列”时，曾对她的小说语言艺术给予了很高评价：“她清楚自己的阅读对象的能力，也清楚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到达读者的内心。许诺晨的作品多用短句，少用长言；多用动作，少用抒情；多有叙事，少有描绘；多有快速推动情节，少有大段的心理描写。”在这部作品中，作者不仅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小说语言的准确性、表现力和形式美，而且注入了轻快幽默的喜剧元素。其中最典型的喜剧元素莫过于左拉拉给她组建的辩论队所取的队名——“乌合辩论队”。蒋美丽第一个站起来发问：“乌合辩论队？乌合是个什么东西？乌鸦的合家欢？乌云也很合理？何首乌的合租房？”左拉拉不好说出真相，只好随口胡诌道：“乌嘛，代表乌金，那可是古代对太阳的称呼，象征我们精神面貌昂扬向上，充满阳光。合呢，代表合作，希望咱们大家齐心协力，合作愉快！”无论质疑或辩解，都呈现出语言的机智与美妙，响亮而明快，宛如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。从队名的提出，直到故事结局，围绕队名不断掀起波澜，唇枪舌剑的交锋一波又一波，风趣幽默的话语令人忍俊不禁。“乌合”二字，在特定的情境中，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。

从“乌合之众”到“笑傲江湖”，校园里杯水微澜式的矛盾冲突，同学间孩子气十足的喜怒哀乐，通过“辩论大赛”这一核心事件，表现得如此酣畅淋漓，如此趣味盎然，如此轻快幽默，无不得力于许诺晨笔下得心应手的成熟的语言艺术。

情盈翡翠湖

□ 合肥 陈频

这是我在孔店中学教过的一群学生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他们蓦然发现，他们的老师就在身边。都是电视帮的忙，春节期间，我应邀多次在荧屏上讲春联。虽然容颜已老，但轮廓没有大变，更何况下面还有永远不会改变的名字。这样，在合肥工作的学生们一串联，便有了这次难忘的翡翠湖之约。

召集人是多文，既是我的学生，又是我的同事，用他的话说，我是他老师的老师。此事说来话长，我曾经当过师范学校的老师，我的学生留校后，又成了他的老师，再后来我调到妻子居住地的学校，他又分配到这所学校当老师，成了同事。而今天的他，已经是一家出版社的高级编辑。

大家约定3月14日8点30分在翡翠湖门前聚会。时间安排得如此之早，足可见同学们要见老师的急切心情。更有细心的女同学怕我腿脚不便，执意要开车接我，因为发不好定位，她直接找到了我的儿子。我也在掰着指头算日子，同时也在努力地回忆着他们跟我读书时的模样：兰兰那好听的嗓音、丽萍那银铃般的歌声、礼梅那赋有表情的朗读，联想翩翩地从脑际闪过，以致夜不能眠。

本来就有早起的习惯，这天起得更早。换上自己喜欢的衣服，还特地穿了件粉红衬衣，连头也梳了好几遍，老师见学生，不觉年轻了几分。

兰兰正点将车子开到我家门前，翡翠湖门前，早已聚集着翘首以盼的学生。就在我们泊车的时候，比我小二十多岁的多文老师骑着单车，飞一般地来到同学的身边。两位老师的如约而至，立即形

成了人流的漩涡。呼喊、握手、问候，一时间，我俩成了众星捧月的月亮。

游翡翠湖是我们今天活动的主要内容。

好心情，更有好风景；好风景，更有好心情。仲春时节的翡翠湖，果然美如翡翠。环顾左右，岂能一言以蔽之。绿有绿的差异，绿有绿的韵致，有的鹅黄，有的浅绿，有的如靛，有的似黛，如此巧夺天工的组合，怎一个绿字了得！

师生们缓步于翡翠湖，因为女生较多，尽管都已年过半百，穿着着绿，却也成了一道风景。此情此景，不知哪位轻声唱起了歌：“船儿推皱一湖秋水，桨儿打碎满池翡翠……”紧接着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唱了起来，那么默契，那么忘情。这是我四十年前写的一首女声独唱《红菱曲》，还被选作为九月份广播电台的每日一歌。一时间成了同学们的骄傲，几乎都会唱。歌声中，同学们似乎回到了学生年代。年届八旬的我，不禁抹起了眼泪。

同学们搀着我，多文老师也紧傍身边，轻移步，慢言语。这时一位同学突然想起当年上晚自习，遭遇停电，多文老师站在讲台上“黑讲”的往事。老师不为所扰，学生不为所乱，半个多小时，老师说完了自己准备好的内容。听此言，多文老师不由得摸着脑袋，诧异地问：“真的吗？”同学们异口同声：“那还有假？”一时间大家笑成了一团。直这时，多文老师放在后脑勺的手还未放下，似是还没想起来那让同学们终身难忘的一幕。

一块芳草地，直陈面前。茸茸的，软软的，真

的像是一块硕大无比的地毯。“真想在上面打个滚！”当老师的礼梅说。话音刚落，又一位同学拿腔拿调地读起了当年语文课本上，朱自清先生的散文《春》来：“盼望着，盼望着，东风来了，春天的脚步近了……”还不时辅之以手势，这分明是在学我上课时的样子，毕肖。同学们鼓起掌来，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朗读起来：“春天像个小姑娘，花枝招展，笑着走着。春天像是健壮的青年，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身腰，领着我们向前走。”这会儿，我好像真的又站到讲堂上面，连腰杆也挺直了许多。

翡翠湖的长桥，当然是留影的好地方。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，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把我和多文老师拉至栏杆一边，搀扶着，簇拥着，正欲摆出姿势，两边走来几位游人，一位同学亮开嗓门喊道：“请稍等片刻，我们正在陪老师照相！”这口气分明透出几分骄傲。尊师，乃中华民族之美德，此刻，我也不觉有了几分自豪。照相，同学们笑成了花的模样，我也找到了丛中笑的感觉。

师生们漫步在翡翠湖上，我突然想起了《毕业歌》中的两句歌词来：“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，明天是祖国的栋梁”，我身边这些同学们，而今正是年富力强的，且在各自的岗位上奉献力量，他们不是栋梁又是什么？老师和学生在一起，是一种慰藉，是一种褒奖，是一种和美……

清风徐来，浪涌翡翠湖；艳阳高照，情盈翡翠湖。2019年3月14日，翡翠湖因为有了我们这一群师生，景，美了千种，情，浓了万分……